

睡

掘

沉睡与发掘

外国文学名篇
精译与赏析

(欧美文学卷)

臧传真编 臧传真等译 王力等评

南开大学出版社

沉

发

沉睡与发掘

外国文学名篇精译与赏析

(欧美文学卷)

臧 传 真 编

臧传真等 译

王 力 等 评

南开大学出版社

天 津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沉睡与发掘. 欧美文学卷: 外国文学名篇精译与赏析 /
臧传真编著. —天津: 南开大学出版社, 2004. 6
ISBN 7-310-02035-9

I. 沉... II. 臧...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西
方国家②文学欣赏—西方国家 IV. I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9516 号

出版发行 南开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: 300071

营销部电话: (022)23508339 23500755

营销部传真: (022)23508542

邮购部电话: (022)23502200

出版人 肖占鹏

承印 天津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版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 13.25

插页 4

字数 381 千字

印数 1—3000

定价 19.00 元

序

——浅谈翻译文学

—

翻译文学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。且不说气势磅礴的伟大作品的翻译,仅举佛经和圣经为例吧。佛经翻译,对中国文学的语言、文体、作品的布局、文学创作的想像力,都有极其重大的贡献;而圣经的翻译,对欧洲各民族语言,特别是书面语言的形成过程,起了决定性的巨大作用。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。

中国自从19世纪末,林纾开始译介西方文学,到了20世纪30年代,又经过鲁迅先生的大力倡导,中国的翻译文学如雨后春笋,译家蜂起,译述如林。翻译文学的蓬勃兴起,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几个主要文学式样的诞生与发展,如白话小说、新诗、话剧等,都起了巨大的,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。

不少学者认为,由中国翻译家译出的大量外国文学作品,为创造和丰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贡献,与我们本民族的文学创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^①。还有学者,把翻译文学与我们自己民族的创作喻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车之两轮、鸟之两翼^②。

在国外,作为翻译文学的导论《媒介学》,已成为世界注目的新发

① 见贾植芳《译介学》序以及其他作家的观点。

② 见贾植芳《译介学》序以及其他作家的观点。

展的一门学科。近年来,国际比较文学界把研究的重点转向“文化比较研究”,而翻译文学恰好为跨文化系统研究提供了最理想的园地。

既然翻译文学在民族文化中举足轻重,影响至深,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。在西方,许多学者认为,20世纪进入了真正的“翻译时代”^①,他们对翻译的需求与尊重,是有目共睹的。遗憾的是,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翻译文学在我国文坛上几乎没有它的一席之地。我国著名翻译家叶水夫不无感慨地说,在我国,人们至今没有把翻译当作一门独立的科学,对翻译人才缺乏应有的重视。很少有人把优秀的翻译工作者尊为专家学者或文学家。更有甚者,人们根本没有把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等同对待,同样尊重^②。

这种偏见,源于人们对翻译文学的性质与艺术价值不甚了解。应当指出,翻译文学实际上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。换言之,就是文学作品中的一种重要存在式样。并且,很多著名的译作充分证明:文学翻译不仅延长了原作的艺术生命,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。

二

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,西方翻译事业欣欣向荣。翻译范围之广,形式之多,规模之大,成果之丰,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能比拟的。所有这些,应当归功于新时期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蓬勃发展。这一时期的翻译学说,流派纷呈,理论完整,五光十色,美不胜收。在这些卓越理论指导下,众多的翻译著作,特别是文学翻译作品,达到了完美的境界。

这里,简单介绍几个例子。

① 德国翻译理论家冉佩尔特(R. W. Jumpelt)等人的见解。

② 见叶水夫《中国当代翻译工作者大辞典》序言。

西方现代翻译研究的一大发展,是把翻译纳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。具体说,就是把“语言交际”这一新概念运用于翻译理论上。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尤金·奈达(Eugene A. Nida),奈达给翻译下的定义是:“所谓翻译,是指从语义到文体(风格),在译语中,用最切近(注意:不是完全等同——笔者)而又最自然的(注意:不是绝对忠实——笔者)的对等语,再现原语的信息。”他的主要论点是:(1)对等而非同一:翻译过程,是语法和词汇调整的转变过程,不能照搬原语结构。翻译出来的是对等语(意思切近),而非同一语(一模一样)。(2)对等要顺乎自然,要符合译语规范,不能有翻译腔。(3)要传神^①,使读者的反应如看到原作相似的感受。(4)文学翻译(特别是译诗)是“再创造”,不是“再生产”。

前苏联翻译理论界的代表人物是语言学派的费道罗夫,他提出“确切对等”(旧译“等值翻译”,欠妥)的概念。费氏所指的“确切对等”,不是指形式上的逐字相对,而是指作用上的对等。确切翻译要求是:翻译在形式上不必与原文相符合,但要与译语的准则相符合,并在整体中采用相同表现作用的语言材料。修辞上和意思上的忠实于原文,通常不是用形式上“逐字逐句准确”(直译)的方法就能做到的。过于迁就或复制原文,反而是最不忠实于原文。前苏联另一翻译理论权威,是文艺学派的代表人物加切齐拉泽教授。这一学派的基本观点是:文学翻译的任务,是寻求艺术上的对应,而不是语言上的一致;译者应当再现的,不是原文的词,而是原著的艺术形象。换句话说,译文在字面上可以脱离原文,但必须在整体上再现原作的艺术现实。

但是,时至今日我国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、理论完整的“翻译学”。不错,我国过去曾有几位翻译家,对翻译理论提出过一些精辟的

^① 奈达在许多文章中,反复强调传神之重要性。例如,他在一篇序言中说:“But equally important-and for some literary genres even more crucial-is the spirit of the text.”(同样重要者,乃传神也。文学翻译之作,尤应如此。)

见解。如20世纪20年代中期林语堂先生论翻译时提到,翻译之忠实有三义。第一义,就是忠实并非“字字对译”;第二义,译者须以“传神”为目标;第三义,就是绝对忠实之不可能。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指出:译文要神似,译语要与原语风格上一致。赵元任先生说,翻译必须在“作用”(功能)上忠实,逐词直译不见得“忠实”。钱钟书先生说,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“化”,好的翻译,应该是读起来不像译本等等。

从以上著名学者及文学大师的观点看来,他们的看法都是很有远见的,是具有超前意识的,与现今世界上著名的翻译理论完全吻合。不过,这些见解都是零碎的,还不能形成理论体系。在中国反倒有一种思潮,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统治了翻译界。这种理论主张“直译”,提出“宁信而不顺”,“宁可译得不顺口”,主张译文要有洋味等。以至于形成一种概念,好像“不通顺,才算忠实于原文”。这种思潮,对我国文学翻译,造成一些不可估量的负面作用。他们把艰巨、细致的“艺术再创作”简单化了,庸俗化了,病态化了。世界上各种学派的翻译理论家,都一致鄙弃这种“直译”的方法。在西方翻译学上,这种方法被称之为“歪译综合症”(“translation syndrome”)。尤金·奈达专门给它造了个词,叫做“translationese”^①。“歪译综合症”的特点是:译出来的东西不自然,不流畅,带翻译腔;并且生硬、晦涩、难懂、费解,甚至不知所云。请看,这些弊端与中国直译派的论点多么相似啊。其实,他们的这种所谓直译方法,实际上是逐字死译或叫“字译”(“word-for-word translation”),它与“句译”(“literal translation”)有所不同(也有人把“句译”叫“直译”)。句译——在翻译学中,还有一定的理论价值(如社会科学的翻译、科技著作的翻译等)。不过,在文学翻译实践中,这两种方法都不可取。

^① 见奈达著《翻译理论与实践》。

三

综上所述,我们知道,翻译是比较语言学与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它与普通语言学、诗学、美学都有极密切的关系。

前文提到的语言学派对翻译所下的定义是:翻译是人类交流思想过程中沟通不同语言的桥梁。它是把一种语言(即原语)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(即译语)表达出来,使译文读者能得到原作者所表达的思想,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。

而文艺学派则强调,翻译家必须又是文学家,他善于步着原作者的思路进行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,然后用本民族的语言习惯(有时要用本民族风格)进行艺术再现,以形象译形象,细致传达原作的神韵与意境。

以上两种论点,对文学翻译来说,同样重要,不可偏废。文学翻译,不同于科技翻译。单纯“传意”,是远远不够的,还应该包括“传神”。因为,翻译文学本身,首先是艺术品。它不仅要表达原作的思想内容、故事情节,还要传递原作的丰富情感、意境、韵味、风格。也就是说,要进行艺术再创造,使译文与原作一样,具有迷人的艺术魅力,给人以美的享受。在翻译时,如果只把故事情节平平淡淡地译出来,韵味尽失,丰姿全无,即使字面上意思没有出入,文字也算流畅(即已做到了忠实通顺),但不传神,那么读者就得不到大致相同的感受(艺术享受)。

我们的体会是:既然文学翻译的过程是艺术再创作的过程,那么翻译时,不仅要把每个语段的中心意思切近地、完整地翻译过来,而且要把整体的氛围、意境、神韵、情调传达过来。换言之,就是必须把原作的感情色彩、风格细节、修辞手段淋漓尽致地用译语再现出来。当然,必须用译语的风格和本民族的语言习惯来表达。

上文提到,有些译文不佳,是一种“歪译症”。出现这种现象,有时

并不一定是由于译者的外语和本民族语的水平偏低,写作能力差劲,而是译者不懂翻译理论所致:翻译时,备受原语表达方式的束缚,对原文抠得太死,力求与原文一致,致使译文不符合译语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。

由此看来,翻译理论对翻译家来说,是至关重要的。过去有些著名的翻译家,并未钻研过翻译理论,然而译作极佳,脍炙人口,这该怎么解释呢?甚至美国语言学家、翻译理论权威奈达也说:“我们充分认识到,有些极为出色的翻译家,并未阅读过任何关于翻译理论或实践的书籍,他们作为精通多种语言的大师,就足以把原文的内容和美学风格巧妙地从一个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。”^①

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,就是一个成熟的翻译家,通过自己长期的翻译实践,已经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翻译经验,掌握了不少翻译技巧,他在进行翻译时,采用的手法,与翻译学上的原则不谋而合。如此而已,岂有他哉!

总的说来,文学翻译要译得好,是很不容易的。要达到出神入化,即傅雷先生所说的“传神”,钱钟书先生所说的“化境”,更是难上加难。改革开放以来,重要的世界名著,几乎全都介绍过来,但优秀的译品,仍然是比较少的。

西方则不然,达到“化境”的翻译,真是汗牛充栋,美不胜收。早期的,如罗塞蒂译的《但丁诗歌集》,朗费罗译的《斯堪的纳维亚诗集》,费兹基拉译的波斯诗人奥玛尔·海亚姆的《鲁拜集》等;近期的如加内特夫人(Constance Garnett, 1861~1946)译的俄罗斯文学(屠格涅夫全集,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,契诃夫文集),莫德夫妇(Lois and Aylmer Mande)译的托尔斯泰全集等。这些译品,均被视为世界文学史上的杰作与精品(并不简单地被当作翻译)。当代的名著,如《百年

① 奈达的原话是:“We fully recognize that some of the most competent translators have never read a book about translation theory or practice...”

孤独》，1970年英译本出版并十分畅销后，原作者马尔克斯说，他认为译者拉巴萨的英译本，比他自己用西班牙语创作的原著要好得多^①。

当然，中国翻译界确也出了一些卓越的翻译家和优秀的译作。例如，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，傅雷译的巴尔扎克系列小说，丽尼译的屠格涅夫长篇，查良铮译的英诗与普希金诗选，汝龙译的契诃夫文集，满涛译的果戈理作品，张谷若译的哈代小说系列等，都是翻译文学中的上乘，完全可与我国的优秀创作媲美，令人百读不厌。

近二十年来，中国的翻译事业呈大发展的趋势，各个出版社争相推出世界名著的不同中译本。其中有些新的译本，在旧译的基础上，有了新的突破，更加完美。但也有不少译本，是商品经济的产儿。出版界某些不良现象令人忧虑，其中有一种情况，是硬译。搞硬译的人，大部分是初学翻译的或外语不精通的大胆译者。他们照搬字典，亦步亦趋，逐词死译。他们处处依靠字典，字对字、词组对词组地进行翻译，以强求吻合原文。这种翻译，语言拙劣，文句难懂；许多段落中，句子没有逻辑，说中文不像中文，说洋味也不像外文。流毒至深，害人不浅。在我国众多书肆中，到处充斥着这类硬译出来的外国文学作品。另一种情况是粗制滥造，任意胡编。这种情况又分两种类型：一种是，有些译者极不负责，翻译时不求甚解，望文生义；不懂的地方，马虎应对，潦草从事；译出来的东西，错误百出，面目全非。还有一种类型是任意胡编。在这些译者中，有的竟然不懂外语，他们把已经出版的各种译本，搜罗到一起；译时，摊开各个译本的有关书页，对照着进行改写。他们只求语句流畅，而不顾原作的主旨，他们成段成段地出错，整句整句地漏译，甚至索性胡写，随意编造。

以上这两种翻译（硬译与胡编）的译者，不但对不起读者，更对不起作者。他们不了解，一个翻译家首先要态度严肃，要有译德。读者

^① 原载1984年11月美国《时代》杂志，转引自《译介学》第216页。

不能容忍把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渗透到学术中来。

尽管如此,我们深信,翻译界的朋友们和有识之士,会创作出更好更多的译品来,会迅速建立理论完整的“翻译学”——作为理论指导,用以规范、净化当前翻译界某些混乱现象。

臧传真

2002年11月26日于南开园

目 录

序——浅谈翻译文学 臧传真 /1

赤子童心 [法]居斯塔夫·福楼拜著

臧传真译 /1

我的伯父雨莱 [法]莫泊桑著

臧传真译 /40

月光 [法]莫泊桑著

臧传真译 /54

两朋友 [法]莫泊桑著

臧传真译 /64

塔曼戈 [法]梅里美著

任子峰译 /76

法尼娜·法尼尼 [法]斯丹达尔著

任子峰译 /97

繁星 [法]阿尔封斯·都德著

王力译

臧良校 /125

宿怨 [英]约翰·高尔斯华绥著

周永启译 /135

苹果树 [英]约翰·高尔斯华绥著

臧良译

臧传真校 /167

- 百事通 [英]威廉·毛姆著
臧良译
臧传真校 /228
- 君子 [英]拉夫卡迪沃·赫恩(小泉八云)著
倪庆伉译 /238
- 礁湖 [英]约瑟夫·康拉德著
倪庆伉译 /251
- 五十镑汇款记事 [英]阿尔弗雷德·柯巴德著
戴景海译
臧传真校 /268
-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[奥]斯蒂芬·茨威格著
任子峰译 /286
- 献给艾斯美的爱与齷齪 [美]J. D. 塞林格著
刘士聪/胡翠娥译 /322
- 绞刑架上的冤魂 [美]弗朗西斯·卡尔菲·麦特兰加著
陆可一译 /345
- 无篷船 [美]斯蒂芬·克兰著
谷启楠译 /358
- 未完的故事 [美]欧·亨利著
臧良译
臧传真校 /386
- 爱的奉献 [美]欧·亨利著
臧良译
臧传真校 /398

附录 主要译者简介 /406

编后记 /409

赤子童心

[法] 居斯塔夫·福楼拜

〔作者介绍〕

居斯塔夫·福楼拜(1821~1880)是19世纪中叶法国重要作家。

他于1821年12月21日出生于卢昂一个外科医生的家庭。幼年在医院里度过。医院的环境培养了他的实验主义倾向,使他注意对环境的细密观察。18岁去巴黎攻读法律,但他自幼爱好文学,对法律不感兴趣。在巴黎文艺界,他结识了大作家雨果。1845年父亲去世后,他搬到卢昂郊区的克罗瓦塞别墅,从此,长期定居在那里,埋头写作,直到去世。

福楼拜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,完成了三部长篇作品:《包法利夫人》(1856)、《萨朗波》(1862)和《情感教育》(1869)。

其中,以《包法利夫人》最为有名,发表之后,轰动整个法国文坛。这部小说描写外省一个富裕农民女儿爱玛悲剧的一生。

《萨朗波》描写3世纪迦太基的雇佣军哗变起义的故事。

《情感教育》是福楼拜的第二部重要小说。小说以当代生活为题材,以巴黎为背景,通过一个思想平庸、性格懦弱的青年的堕落生活,反映了1848年革命前后的社会现实,是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状况和政治生活的再现。

福楼拜的第三部重要作品,就是本书收译的《赤子童心》(一译《淳朴的心》或《一颗简单的心》)。这是作者于1877年发表的短篇小

说集《三故事》中的一篇，是福楼拜的短篇杰作，也是法国文学史上短篇小说中的名篇。

福楼拜主张艺术应该反映现实生活，揭露社会上的丑恶现象。他注意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和外貌特征，十分重视人物性格的变化与环境的紧密联系。福楼拜还主张，可以将丑恶现象原原本本地描写出来，这种将生活不加选择的创作方法，无疑为 19 世纪后期的自然主义开辟了道路。

福楼拜为了塑造典型，十分注意观察事物与细节的真实。为了写《包法利夫人》，他以“临床医生”的身份，对爱玛悲剧中所发生的事件做过详细的调查；为了写《赤子童心》，他几次去主教桥和乡村了解情况；在描写鹦鹉的过程中，他在案头摆了一个鹦鹉标本等。

福楼拜是文学语言巨匠。为了锤炼语言和文句，他反复推敲，苦心琢磨。他对自己的稿子总是反复修改，力求词章、结构、意境尽可能完美。他的艺术风格，为 19 世纪后期的自然主义和唯美主义开辟了道路。

福楼拜在他的乡下别墅独身终其一生，卒于 1880 年 5 月 8 日。

（臧传真 写）

〔题解〕

这篇小说描写了一个女仆平凡而感人的一生。女主人公菲莉西泰是一个泥瓦匠的女儿，起初在农场当女工，后来到主教桥当女仆。她的平淡无奇的一生，她的劳动妇女的优良品质，单纯而带有几分愚直的性格，被作者用高超的写实技巧鲜明地呈现给读者，从而产生了一种神奇的感人力量。高尔基读了这篇小说后，激动地说：“我完全被这篇小说迷住了……很难明白，为什么我所熟悉的这些简单的话，让别人作为描写一个厨娘毫无趣味的一生的小说之后，竟然这样使我

激动呢？”^①

(臧传真 写)

〔译文〕

欧本夫人家里雇用的女仆菲莉西泰，勤劳麻利，惹得主教桥一带的家庭主妇们羡慕得不得了，对她整整妒忌了半个世纪。

菲莉西泰每年只挣一百法郎工钱，可她：下厨做饭，收拾房间，缝制衣服，又洗又熨，还要套马，养鸟喂禽，烹制奶油；并且，对女主人一向忠心耿耿；何况，她的这位主家还是一个很挑剔、不好处的女人。

欧本夫人早年嫁给一个毫无家产的美男子；那人早在1809年初就死了，身后留下两个幼小的孩子和大批债务。那时，她只得把自家的产业卖了，仅仅留下图克和杰福斯两处田庄。可这两处田庄一年进项不过五千法郎，所以，她不得不从梅兰街区原先的大宅子，搬到另一所花费少得多的房子里居住，这所房子是她祖上的遗产，坐落在菜市场后身。

这座房子，房顶盖着青瓦，四面空间很大，一边临街，另一边是一条小胡同，直通河边。房内的地面不平，有一间比另一间要低，走路一不小心，就会摔跤。狭长的外间，将厨房和“正厅”隔开。欧本夫人整天就呆在这“正厅”里，坐在窗前一张麦秆面的椅子上。八把红木椅子，靠着油成白色的墙壁，一字摆开。晴雨表下方，有一架旧钢琴，上面放着一大堆纸盒子和匣子，摞得像一座小金字塔。黄色大理石的壁炉，是路易十五时代的样式，两旁各放一把缎子面的安乐椅。壁炉顶上，摆着一个座钟，俨然是一座维斯太神庙（维斯太神庙——古罗马时代的女神，其神庙的形状为一座圆亭）。房子里到处闻到一股霉味，

① 《谈谈我这样学习写作》，载《论文学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。

这是因为房间的地势比花园还低的缘故。

二楼的头一间屋子是“太太”的卧室，这间房子很大，墙上糊着素色花样的壁纸。上面挂着“老爷”的遗像，装束像花花公子。这里有一扇门，通向另一间较小的房间，那里放着两张没有床垫的小孩床。朝里的一间是客厅。这客厅长年关着，里面堆满了蒙着布罩的家具。再往里，有一条过道直通书房；书橱里摆着书和废纸，从三面围着一张黑色大书桌。两边的护墙板上密密麻麻地挂满钢笔画、水粉画和奥德朗（热来尔·奥德朗，1640~1708，法国著名版画家。奥德朗家族是版画世家）的版画，使人不禁回忆起往年的美好光景和逝去的繁华岁月。三楼有一扇天窗，照亮了菲莉西泰的卧室，从那里，可以望见一片田野。

天刚一亮，菲莉西泰赶紧起床，怕误了弥撒。于是，手脚不停地一直干活，忙到天黑。吃过晚饭，她收拾碗碟，关紧大门，往炉灰里添上木柴，手里拿着一串念珠，便在炉前打起瞌睡来。她买东西时，那股讨价还价的劲头儿，没人能比。要说干净，她的锅擦得如此锃光瓦亮，硬是叫别家的女佣气得要命。她很节省，吃东西细嚼慢咽，桌上撒了面包屑，一瞅见便用手指头沾食干净。她专为自己烤制面包，每个重十二磅，足够她吃二十天。

一年到头，她总是披着一块花布头巾，用别针别在身后，头上戴着盖严头发的软帽，脚上穿着灰袜，腰里系着一条红裙子；像医院里护士那样，上衣外面还罩一条长围裙。

她面黄肌瘦，容颜枯槁，说话声音尖细刺耳。她25岁时，看上去像40岁的样子。她到了50岁，人家就无法猜出她的年龄了。她总是不言不语，挺着身子，举止稳当，简直像一个机械制动的木偶。

二

她这人，也有过一段爱情方面的罗曼史。

她父亲原本是一个泥瓦匠，干活时，从脚手架上跌下摔死了。母亲随后去世，几个姐姐各奔前程，自谋生路去了。一个农人收养了她，那时，尽管她年纪很小，但是被迫到野外放牛。她衣衫褴褛，冻得发